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著

红百合花

吴岳添 赵家鹤 译 重庆出版社



HONG
BAI HE HUA

I565.4
34



红百合花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著

吴岳添 赵家鹤 译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LE LYS ROUGE
ANATOLE FRANCE

PARIS

CALMANN—LEVY

(巴黎卡尔芒—莱维出版社, 1894)

责任编辑 张世俊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法]阿纳托尔·法朗士 著

吴岳添 赵家鹤 译

红百合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188 千
1995年12月第一版 1995年12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 000

*

ISBN 7-5366-3215-0/I·578

定价: 14.80元

译本序

一曲幻灭的恋歌

吴岳添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是法国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在震动全欧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伸张正义，并且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信仰，最后在1921年以77岁的高龄加入了新成立的法国共产党。

在长达60年的写作生涯中，法朗士创作了20卷小说和近20卷的诗歌、回忆录、文学评论、政论、戏剧和历史著作。这些作品不仅语言清晰、文笔优雅，而且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讽刺天才。他善于把对现实的抨击和动人的传说故事巧妙地融为一体，以丰富美妙的想象表现寓意深刻的哲理，使人们在优美的艺术享受中得到教益和鼓舞。由于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他于1896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并于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法朗士的主要作品是小说，最著名的有获得

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波纳尔的罪行》(1881)讽刺基督教修士的《苔依丝》(1839)、揭露社会现实的《鹅掌女王烤肉店》(1892)、嘲笑法国政客的幻想小说《企鹅岛》(1908)和《天使的反叛》(1914)以及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名著《诸神渴了》(1912);这些小说都已有了中译本。《红百合花》(1894)是一部扣人心弦的爱情小说,在他的作品中最为著名也别具一格,但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国几十年来都尚未有中译本问世。

《红百合花》描写了女主人公泰蕾丝夫人的爱情和命运。她是一个金融家的女儿,嫁给了一个贵族,但丈夫野心勃勃,只想着飞黄腾达,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她感到孤独,她只有靠情人勒·梅尼尔来弥补生活的空虚。她虽然和勒·梅尼尔秘密幽会,对他却没有强烈的激情。直到遇见性格粗暴的画家德夏特尔之后,她身上一向被压抑的爱情才被唤醒和爆发出来,使她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勒·梅尼尔不甘心失去她,丈夫所在的上流社会也需要她装点门面,而德夏特尔又生性嫉妒,由此引出了一连串扣人心弦又令人心碎的爱情纠葛。越来越严重的误会终于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泰蕾丝最后只能和德夏特尔悲惨地分手。

任何一部杰出的小说都必然与小说家本人有关,法朗士在这部小说里所写的也是他的亲身经

历和体验。他在1888年结识了卡亚菲夫人并狂热地爱上了她，为此与妻子离婚，卡亚菲夫人就是泰蕾丝夫人的原型。他对德夏特尔的激情了如指掌，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流畅自然。他在小说开头便引用了《金发伊瑟》这个法国中世纪的传说，即特利斯当和金发伊瑟因同饮了爱情的药酒而生相爱、死相随的动人故事，故事中信使送来的红百合花就是死亡的象征，所以小说以《红百合花》为标题，已经暗示了她的爱情必然毁灭的结局。法朗士对上流社会和贵妇人的沙龙十分熟悉，成功地塑造了诗人苏雷脱等文艺界和政界的人物，借用他们的嘴来透露内幕、议论时事和感慨人生，所以才能把泰蕾丝和德夏特尔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融合在世纪末的气氛之中，使激情里包含幽默，悲怆中不乏优雅，从而使小说受到了读者们、尤其是妇女们的热烈欢迎。

本书由赵家鹤译出初稿，吴岳添校对定稿。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重庆出版社的编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5年春节于北京

第 1 章

她朝排在壁炉前的椅子、在阴影中闪着光亮的茶几、以及插在中国瓷瓶里的硕大的白花束瞥了一眼，把手伸进绣球花的枝叶之中，拨弄着银色的花球，然后全神贯注地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她侧着身体，斜着脖子，注视着她的身躯在黑缎紧身衣里勾勒出的纤巧体态，罩在外面的一件轻柔的长裙上的珠子闪着暗红的光泽。她走近一面镜子，好奇地打量着她那天真的脸庞。镜子平静地映出她的目光，好像对它打量着的这个既无强烈快乐又无深沉痛苦的可爱的女子并不讨厌。

大客厅空荡寂静，墙壁挂毯上的图案犹如影子般模糊，显得暗淡无光。古老的花纹失去了往昔的优雅。几个陶土做的小塑像跟挂毯一起悬在小柱子上，玻璃柜里的几套古萨克森^①瓷器和赛夫勒^②的绘画在诉说着往事。镶嵌着青铜的座架



① 德国东部地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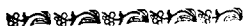
② 法国西部省份。

上放置着几位公主的大理石胸像，打扮得就像月神狄安娜，可爱的脸庞，大胆的胸脯从凌乱的衣服里露出来。而在天花板上的夜神，好似扑着粉的侯爵夫人，被一群散花的爱神簇拥着。所有这些都令人昏昏欲睡，寂静中，只听见火的劈啪声和薄纱裙里珠子发出的轻微声响。

她在镜子前转过身，掀起一角窗帘，从窗口望出去，穿过码头边那些暗黑的树木，灰濛濛的日光下，塞纳河正拖曳着它那黄色的波纹。令人厌倦的天空和水面映在她那淡灰色的瞳仁上。“燕子”轮驶了过去，载着那些去格勒内尔^①和扬古^②的下等旅客，穿过了阿尔玛桥的桥洞。她的视线跟随着它，看它驶入了泥泞的波涛中，然后她放下了窗帘，在惯常坐的位于花枝下的长沙发的一角坐下来，从手够得着的桌子上捡起了一本扔在那里的书，硬封面上有这么几个烫金的字：

《金发伊瑟》维维安·贝尔著。这是在伦敦出版的一个英国女人写的法文诗集。她随意打开书读起来：

当钟声似歌唱似祈祷般地敲响，
“向您致敬，玛丽亚”在受感动的空中回荡，



① 法国古代地名，在塞纳河畔。

② 法国地名。

处女玛丽亚参观着果园里的苹果，
看见来了信使，她感到彷徨，
他带给她一朵人们想念的红百合花，
嗅了它的香味就会死于它的芬芳。

在与世隔绝的花园里，在甜蜜的晚上，
处女玛丽亚感到灵魂升到了她的唇旁，
她好像看见，
她的生活似溪水倾注流淌，
清澈的细流泻在她洁白的胸脯上。

她漠然地、心不在焉地读着，边等着她的客人们。说她在咀嚼诗句，还不如说她在惦着这位女诗人，或许是她最可爱的朋友。这位贝尔小姐很少见到她，每当她们相见，贝尔总是搂着她，称她“亲爱的”，突然把嘴贴在她面颊上，啧啧地吻出声来。贝尔长得难看但有魅力，几乎有点可笑，却又十分优雅。她住在菲索^①，过着审美家和哲学家的生活，而英国却把她誉为最受爱戴的女诗人。她和弗农·李、玛丽·鲁滨逊一样，迷恋着托斯卡纳^②的生活和艺术，甚至没等写完她的《特里斯当》——其中第一部分启发了波尔一



① 意大利地名。

② 意大利中部地区名。

琼斯的那些抽象派水彩画——她就用意大利的思想做起法文诗和外省诗来。她寄了一本《金发伊瑟》给“亲爱的”，还附去一封信，邀她去非索住一个月。她写道：“来吧，您将看到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它们也将使您变得更美。”

可“亲爱的”却对自己说她不会去的，她在巴黎走不开。然而她对去看望贝尔小姐和意大利的念头并非无动于衷。她翻着书，偶然在这一句上停了下来：

爱情和高贵的心灵是孪生姐妹。

她略带嘲弄却又相当温柔地想着，贝尔小姐过去是否也恋爱过，她的爱情会是什么样的？女诗人在非索有着一位骑士——阿尔贝蒂纳利王子。他非常英俊，但要取悦于这位一心爱着一张天神报喜像的神秘主义的审美家，却似乎显得过于笨拙和平庸了。

“您好，泰蕾丝，我来了。”

来的是塞妮亚维娜公主，裹着她柔软身体的皮大衣似乎使她的皮肤也染上了一种野兽般的棕色。她猛地坐下来，用她那既像男人又似小鸟的刺耳却又温和的嗓音说：

“今天上午，我和拉里维叶将军步行穿过了波瓦森林。我在包丹路遇见他后一直把他带到阿尔

让特伊桥。在那儿，他定要从看林人手上为我买下一只聪敏的喜鹊。那只鸟会在一把小手枪的指挥下做各种动作。我可真累坏了。”

“可您为什么要把将军一直带到阿尔让特伊桥？”

“因为他脚趾痛。”

泰蕾丝微笑着耸耸肩膀：

“您总是恶作剧，真淘气。”

“亲爱的，您希望我为了变得一本正经而把我的好心肠和恶作剧都收起来吗？”

她喝了口托卡依葡萄烧酒^①。

随着沉重的呼吸声，拉里维叶将军来了。他踏着沉重的步子，吻了两位夫人的手，在她们中间坐下来，显出又执拗又满足的神情，翻着眼睛，笑得太阳穴旁满是细细的皱纹。

“玛尔丹—贝雷姆先生好吗？还总是那么忙吗？”

泰蕾丝猜测说他大概正在议会里，甚至正在发表一篇演说。

塞妮亚维娜公主吃着鱼子酱三明治，问玛尔丹夫人为什么昨天不去梅伦夫人家，那儿上演了一出喜剧。

“那出斯堪的纳喜剧演得还成功吗？”



① 原产匈牙利，后来也产于法国南方。

“我不清楚。我当时在那间绿色的小客厅里，坐在奥尔良公爵的肖像下。勒·梅尼尔先生到我那儿去了一下，他做了一件令人难忘的好事；把我从加兰先生那儿救了出来。”

将军硕大的脑袋里装满了有益的情报和年鉴，听到这个名字，不由竖起了耳朵。

“加兰？”他问，“是不是亲王们被流放时参加过内阁的那位先生？”

“就是他。他挺喜欢我，向我说着他心里的渴望，用可怕的温情注视着我，还不时凝望着奥尔良公爵的肖像，发出叹息。我对他说：‘加兰先生，您弄错了，我嫂子是奥尔良家的人，我根本不是。’这时，勒·梅尼尔先生来了，他把我带到餐桌旁，对我说了许多奉承话……恭维我的头发。他告诉我说，再也沒别的能比森林和冬天更美了。他对我讲公狼和母狼，真使我觉得新奇。”

将军从来就不喜欢年轻人，说他昨天曾在森林遇见勒·梅尼尔，骑马骑得飞快。

他宣称只有老一辈的骑士们还保留着优秀的传统，现在的上流社会中的人，骑马就像马戏里的小丑。

“击剑也是如此，”他补充说，“从前……”
塞妮亚维娜公主突然打断了他。

“将军，您瞧，玛尔丹夫人多美啊！她总是这样的娇媚，但这会儿她显得从未有过的美，因为

她厌倦了。对她来说，没有别的能比厌倦更加增添她的妩媚。我们来这里后一直使她觉得厌倦。您瞧，忧虑的前额，迷惘的眼神，痛苦的嘴巴。一位殉葬女郎！”

她跳起来，莽撞地吻了一下泰蕾丝，一溜烟走了，把将军吃惊地丢在那儿。

玛尔丹—贝雷姆夫人请他不要听信这番疯话。

他重又坐下来，问：

“夫人，您的那些诗人呢？”

他几乎不能谅解玛尔丹夫人对那些不属于她这个阶层的作家们的兴趣。

“是啊，您的那些诗人呢？那个带着红围巾来拜访您的苏雷脱先生怎么样了？”

“我的诗人，他们把我忘了，把我抛弃了，真不该相信任何人。男人、事物，没一样是可靠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欺骗。只有这位可怜的贝尔小姐没有忘记我。她从佛罗伦萨写了信来，还给我寄来一本书。”

“贝尔小姐？是不是那个有一头黄色鬈发，神情好似房间里的小狗的年轻人？”

他摇头晃脑地推算着这会儿她该有30岁了。

马梅夫人——有着一头尊贵又谦逊的白发老太太和保尔·方斯——一个眼睛细小的机灵的小个子男人接踵而至。接着突然出现了一辆马车，

达尼埃—沙罗蒙——尊贵的公证人来了。将军告辞。

大家谈论着最新的小说。马梅夫人曾几次跟作者——一位极其可爱的年轻人共进晚餐。保尔·方斯觉得这本书很乏味。

“唉！”玛尔丹夫人叹息着，“所有的小说都是乏味的。可是男人比小说更乏味，他们更爱挑剔。”

马梅夫人告诉大家，她那位对文学很感兴趣的丈夫一直到死都对自然主义感到骇怕。

她是以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遗孀身份出现在沙龙里的。她的黑裙和美丽的银丝使她显得温柔而又谦逊。

玛尔丹夫人对达尼埃—沙罗蒙先生说，她想请教他有关一群孩子的事。

“是从圣克庐^①来的，方斯先生，您也感兴趣吗？对我说说您的见解吧。除非您不把这些琐事放在心上。”

达尼埃—沙罗蒙先生带着一种不愉快的傲慢，从窗玻璃的倒影中看着保尔·方斯。

保尔·方斯的目光在客厅里扫视了一圈。

“您有一些美丽的东西，夫人。这还算不了什么。但是您的东西都是美的，而它们对您又那样



① 法国地名。

合适。”

她并不掩饰听他这么讲而感到的喜悦。她把保尔·方斯视为她接待的宾客中唯一聪敏透顶的人。在他写的那些书使他成名之前，她就很尊敬他。衰弱的身体，忧郁的性情，勤勉的工作使他远离人们。这位忧郁的小个子很少取悦于人。但是她吸引着他。她看重他那寓意深刻的嘲弄、粗野的傲慢和在孤独中成熟的才华。她不无理由地欣赏这位杰出的作家——关于艺术和风俗那几篇精采论文的作者。

客厅里渐渐挤满了知名人士。此刻，在椅子围起的大圈子里，有弗雷松夫人——人们常议论她那骇人听闻的艳史，而她，在20年的声名狼藉之后依然保持着孩子似的眼睛和处女般的脸庞；有莫兰纳老太太——尖声怪气地说着机敏和过于激奋的俏皮话，硕大的身躯像套着救生圈的游泳者那样划动着；有雷蒙夫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妻子；加兰夫人——前任部长的妻子，还有三位别的夫人。面对着壁炉站着贝蒂埃·戴赛尔先生——《评论》报编辑和国会议员，他捻弄着苍白的颊髯，把它们搓成小圈。这时，莫兰纳夫人朝他喊着：

“您那篇关于恢复本位货币制的文章，一颗珍珠啊！一件首饰啊！说到底全是醉汉的胡说八道。”

几个俱乐部的年轻人站在客厅尽头，十分庄

重地在他们之间斟字酌句。

“他在王子打猎时，为了摘到那个花蕾，干了些什么？”

“他，什么都没干。他妻子，什么都干了。”

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其中的一个不相信男人的许诺：

“还有些家伙我根本就看不惯，心托在手上，心挂在嘴上。‘您参加俱乐部？我保证给您一个白球^①……’谁知道会不会是白的？一个大理石球？一个雪球？表决：喀嚓！上了当！我想着就觉得人生恶心。”

“那就别想它，”第三个人说。

达尼埃—沙罗蒙也和他们聚在一起，用他那贞洁的声音在他们耳畔叙说一些床帙秘事。每透露一件关于雷蒙夫人、关于贝蒂埃·戴赛尔夫人、关于塞妮亚维娜公主的轶事后，他总是不经意地加上一句：

“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然后，宾客们陆续散去。只剩下马梅夫人和保尔·方斯。

他走近玛尔丹伯爵夫人，问她：

“您愿意我在什么时候把德夏特尔先生带来见您？”



① 表决时，白球表示赞成。

这是他第二次提这个问题。她不愿意见到新面孔，毫不在意地答道：

“您那位雕刻家吗？您愿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我在《三月的田野》展览会上见过他的作品，很不错。但他很少创作。这是位业余美术爱好者吧？”

“一个落落寡合的人。他不必为生活而工作。他以情人般的留恋抚弄他的雕像。但是，夫人，请别弄错，他博学而善感，要是他的生活不是这么孤独，他会成为一位大师的。我从小就认识他。别人以为他心怀敌意又忧郁。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腼腆的人。可是，要登上艺术顶峰，他缺乏的并将永远缺乏的是思想的单纯。他的焦虑和不安破坏了他获得的那些美的印象。我觉得他与其搞雕刻还不如写诗或研究哲学更为合适。他知道的东西很多，您将为他渊博的才思感到吃惊。”

好心的马梅夫人表示赞同。

她装作喜欢别人而获得别人对她的好感。她听得多，说得少。她很殷勤，并且使得别人有点期待这种殷勤，从而增添了这殷勤的价值。也可能她真的对玛尔丹夫人有好感，也可能她明白在她去的那些家庭里她应该显出一种慎重的偏爱，她像一位老长辈那样，心满意足地坐在地道的路易十六式的壁炉前烤着火，而那壁炉又和谐地烘托着这位慈祥的老太太的美丽。这儿，只少了她